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清代历史演义全书

(五)

[ 民国 ] 蔡东藩撰

## 目摇摇录

- 第八十七回摇 慈禧后三次临朝 ..... 员  
维新党六人毕命
- 第八十八回摇 立储君震惊匕鬯 ..... 员  
信邪术扰乱京津
- 第八十九回摇 袒匪殃民联军入境 ..... 员  
见危授命志士成仁
- 第九十回摇 传谏草抗节留名 ..... 猿  
避联军蒙尘出走
- 第九十一回摇 悔罪乞和两宫返蹕 ..... 源  
撤戍违约二国麇兵
- 第九十二回摇 居大内闻耗哭遗臣 ..... 缘  
处局外严旨守中立
- 第九十三回摇 争密约侍郎就道 ..... 远  
返钦使宪政萌芽
- 第九十四回摇 倚翠偎红二难竞爽 ..... 苑  
剖心刎颈两地招魂
- 第九十五回摇 遵奇变醇王摄政 ..... 愿  
继友志队长亡躯
- 第九十六回摇 二显官被谴回籍 ..... 怨  
众党员流血埋冤
- 第九十七回摇 争铁路蜀士遭囚 ..... 员  
兴义师鄂军驰檄

第九十八回	革命军云兴应义举 摄政王庙誓布信条	.....	员怨
第九十九回	易总理重组内阁 夺汉阳复失南京	.....	员起
第一百回	举总统孙文就职 逊帝位清祚告终	.....	员怨

## 第八十七回 摇摇慈禧后三次临朝 维新党六人毕命

摇摇却说袁世凯上午赴津，荣禄下午抵京，此中隐情，不烦小子说明，看官当一目了然。荣禄抵京这一日，正值慈禧后还宫，亲祭蚕神。祭毕，退入西苑。照清朝故例，外省官员入京，非奉有召见特旨，不得入宫。荣禄不管禁令，他不用人引导，径至西苑叩谒。当由守门人阻住，荣禄忙道：“咱们有机密要事，入禀太后，恳迅速引见。”守门人本是太后心腹，与荣禄联同一气，且荣禄系太后亲戚，仓猝入宫，必有特别大事，便引了荣禄直至太后前。荣禄急忙下跪，磕头如捣蒜，太后忙问何故？荣禄泣道：“求老佛爷救命！”老佛爷三字，乃是满人尊称帝后的徽号。荣禄因乞命要紧，所以不称太后，直呼老佛爷。太后道：“禁城里面，你有什么事要我救命？这里没有甚么危险，宫里也不是你避难的地方，你如何冒昧前来？”荣禄请屏去左右，太后即令内监退出，只留李莲英一人。荣禄即将皇帝密谋，一一陈奏。太后问：“此事可真么？”荣禄从靴中取出小箭一支，作为确证。太后大怒，立命荣禄传集满亲贵数人，并守旧党首领世铎、刚毅等俱到，又有怀塔布、许应騫二人，亦蒙特召，皆会集太后前，黑压压的跪满一地，叩请太后速出训政，挽救危机。太后准议，饬荣禄带兵入卫。荣禄答称亲兵已有数千人来京，大约此时可到。太后道：“甚好，甚好！”随令荣禄召兵进来，将禁城内的侍卫，一律调出。再命荣禄仍回天津，截住康党，毋任狡脱。荣禄奉命而去。

不防会议的时候，有个孙姓太监，素为光绪帝所亲信，得了这个消息，忙去报知光绪帝。光绪帝知事已泄漏，恐康有为

必遭逮捕,忙自草一谕,令孙太监密递康主事。其谕道: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间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再迁延观望!钦此。

康主事瞧罢,见确是皇帝手笔,且谕中有召见一次的话儿,亦系掩饰耳目,暗伏机关,明人不用细说,便谢了孙太监,送别出门,自己匆匆随出,不暇通报同志,连阿弟广仁,也不及详告。行至车站,天已微明,当即乘火车出京,一抵塘沽,忙搭轮直往上海。及荣禄到京,康有为已乘轮南下。荣禄忙电飭上海道速即查拿。

这时候,光绪帝已被撤政柄,幽禁瀛台。原来八月初六日清晨,光绪帝登太和殿,方阅礼部奏折,预备秋祭典礼,忽由宫监传出懿旨,宣召帝至西苑。帝出殿,宫监已在殿门外守候,引帝入西苑内,即由李莲英带领阉党,簇拥光绪帝登舟,直达瀛台。瀛台系西苑湖中一个小岛,环岛皆水,光绪帝到了此间,料知没有好结果,不禁泪下。李莲英厉色道:“太后即来,皇后亦至,难道万岁爷还怕寂静么?”言毕自去,留内监守卫。约一时许,太后已到,皇后珍妃等亦在后相随。光绪帝忙即跪接,太后怒目视帝,戟指叱道:“你入宫时,年只五岁,立你为帝,抚养成人,今已将二十年,不是我一力保护,你哪得有今日?你要变法维新,我也不来阻你,你为什么听人唆弄,忘我

大德,还要设计害我?你试细想一想,应该不應該的?”光绪帝跪伏地上,战栗不能出声。太后又叹道:“我想你的薄命,有何福气做皇帝,现在亲贵重臣,统请我训政,没有一人向你。就使汉大臣中,有几个助你为恶,你还道是好人,其实统是奸臣,我自然有法处治。”说至此,恨恨不已,似乎有即行废立的形状。恼了一个珍妃,突出皇后前面,向太后跪下,吁请太后宽恕帝罪,勿加斥责。太后怒道:“像你这种狐媚子,也配着与我讲话么?”珍妃愤极,不觉大胆道:“皇帝系一国共主,圣母亦不能任意废黜。”这句话尚未说完,面上已扑的一声,受着一个嘴巴,粉靥陡起桃花,不禁垂首。但听太后厉声道:“快与我将这狐媚子,牵了出去,圈禁宫内。”当由内监请珍妃起来,带领回宫,引到一个密室,把她幽闭。长门寂寂,谁慰寂寥,免不得珠泪莹莹,长此愁苦,这且慢表。

单说慈禧后尚在瀛台,痛责光绪帝,经李莲英从旁解劝,令皇后留住帝处,监视皇帝言动,此外不准擅召一人。太后回宫,飞飨步军统领,逮捕维新党人,当时拿住杨深秀、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下刑部狱中,一面密议废立事件。王大臣等都不敢决议,慈禧后究属聪明,暗想骤然废立,恐惹起中外干涉,乃即以帝名降谕道: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特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胜。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穆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弘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由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

率诸王大臣 ,在勤政殿行礼 ,一切应行礼仪 ,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 ! 钦此。

这谕下后 ,眼见得光绪皇上 ,与废立无异了。只是维新党首康有为未曾拿获 ,太后哪里肯饶恕他。再饬步军统领 ,挨户搜查 ,务期拿获严办。十日大索 ,仍无影响。时康已乘轮赴沪 ,全然不知京内消息 ,轮船上又毫无风声 ,自己更不便探听 ,只好闷坐房舱中 ,消磨时日。过了三四天 ,轮船已到吴淞口 ,有为正开窗了望 ,但见有小火轮一艘 ,迎面而来。小轮上站着西人 ,喝令大轮停止 ,他即驶近大轮 ,一跃而上。手中持有照片一纸 ,向舱内四处寻人 ,寻到康有为 ,将照片对证。形容毕肖 ,便将他一把扯住。有为未免着忙 ,随问何事 ? 这个西人已通华语 ,便道 : “你在京中闯什么祸 ,由上海道严密捉拿。”有为颇谙西国法律 ,便说 : “奉旨来办官报局 ,出京时 ,并没有这般消息。现在不知何故被逮。想因康某倡行新政 ,被旧党挟嫌的缘故。”西人道 : “你便是维新党首康先生么 ? 据你说来 ,不过是政治犯 ,西国律例上不便引渡 ,你且放心 ,快随我前去 !”有为不便多说 ,即随着西人 ,换坐小轮。吴淞口本是西人范围 ,哪个敢来过问 ? 有为一走 ,大轮自然放汽进口 ,到了码头 ,见沪兵已布列岸上 ,遇客登岸 ,加意侦察。谁知这位康先生 ,早随西人到关上 ,改坐英国威海司军舰 ,直赴香港去了。

还有梁启超闻风尚早 ,逃出塘沽 ,径投日本兵船 ,由日本救护 ,直往日本 ,至横滨上岸 ,借宿旅馆 ,专探康先生下落。歇了好几天 ,康自香港到来 ,师弟重逢 ,好如隔世。谈起诸同志被拿 ,不胜叹息 ,泪下沾襟。从此师弟两人 ,逋亡在外 ,游历各地 ,组织报馆 ,倒也行动自由 ,言论无忌。直到宣统三年 ,革命

军起 , 方才归国 , 这是后话。

且说八月八日 , 清廷大集朝臣 , 请出这位威灵显赫的皇太后三次临朝 , 光绪帝也暂出瀛台 , 入勤政殿 , 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礼 , 恳请太后训政。太后俯允 , 仍命遵昔时训政故例。退朝后 , 光绪帝仍返瀛台。嗣后虽日日临朝 , 却是不准发言 , 简直同木偶一般。这班顽固老朽的守旧党 , 统是欣欣得意 , 喜出望外。太后又借了帝名 , 屡次下谕 , 托言朕躬有恙 , 令各省征求名医。当有几个著名医生 , 应征入都。诊治后 , 居然有医方脉案 , 登录官报。实在光绪帝并没有病 , 不过悲苦状况 , 比生病还要厉害。医生视病时 , 又由太后监视 , 拜跪礼节 , 繁重得很 , 已弄得头昏脑晕 , 还有甚么诊视心思 ? 况医生视病 , 不外望闻问切四字 , 到了这处 , 四字都用不着。临诊时不好仰视 , 第一个望字 , 是抹掉了。屏气不息 , 系臣子古礼 , 医官何得故违 ? 第二个闻字 , 又成没用。医官不能问皇帝病 , 只由旁人代述 , 第三个问字 , 也可除去。名为切脉 , 实是用手虚按 , 不敢略重 , 寸关尺尚不可辨 , 何况脏腑内的病症 ? 第四个切字 , 有什么用处 ? 诸名医视病后 , 未免得了贿赂 , 探出帝病形状 , 遂模模糊糊的写了脉案 , 开了医方 , 把无关痛痒的药味 , 写了几种 , 上呈军机处转奏帝前 , 也不知光绪帝曾否照服 , 这也不在话下。

只是海内的舆论 , 儒生的清议 , 已不免攻击政府 , 隐为光绪帝呼冤。有几个胆大的 , 更上书达部 , 直问御疾。其时上海人经元善 , 夙具侠忱 , 联络全体绅商 , 颁发一电 , 请太后仍归政皇上 , 不必以区区小病 , 劳动圣母。倘不速定大计 , 恐民情误会 , 一旦骚动 , 适召外人干涉 , 大为可虑。这样激烈的话头 , 确是得未曾有 , 到了太后眼中 , 顿时大怒 , 降旨严斥。还有密旨令江苏巡抚拿办。元善恰预先趋避 , 走匿澳门。太后又密电

各省督抚下询废立事宜。两江总督刘坤一守正不阿,首先反对。各督抚遂多半附和。各国使臣,闻着这信,亦仗义力争,于是二十多年的光绪帝,实际上虽已失政,名义上尚具尊称。太后还欲临幸天津,考察租界情形,兼备游览,经荣禄力阻,乃收回天津阅操的成命。召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军队,兼握政治大权。直隶总督一缺,着裕禄出去补授。太后遂与荣禄商议,处置维新党事,荣禄力主严办,遂由刑部提出杨深秀、谭嗣同等六人,严加审讯,六人直供不讳。又在康寓中抄出文件甚多,无非攻讦太后隐情。六人寓中,亦有排议太后案件。太后闻报,非常震怒,不待刑部复奏,已将六人处斩,并于次日借帝名下谕道:

近因时事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设施,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创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述,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讲求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搆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

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阴谋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虑，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法网。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鸇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有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将此通谕知之！

看官读这上谕，似除六人正法，严拿康梁外，不再株连，并言新政亦拟续行，表面上很是明恕，不想假名的上谕，又是联翩直下。尚书李端棻、侍郎张荫桓、徐致靖、御史宋伯鲁、湘抚陈宝箴，或因滥保匪人，或因结连乱党，轻罪革职，重罪充军，及永远监禁。又夺前尚书翁同龢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嗣是停办官报，罢撤小学，规复制艺，撤销经济特科，所有各种

革新机关 ,一概反旧 ,这便是戊戌政变 ,百日维新的结果。后人推谭嗣同等六人 ,为杀身成仁的六君子 ,并有诗吊他道 :

不欲成仁不杀身 ,浏阳千古死犹生。  
即人即我机参破 ,斯溺斯饥道见真。  
太极先天周茂叔 ,三闾继述楚灵均。  
洞明孔佛耶诸教 ,出入无遮此上乘。

东汉前明殷鉴在 ,输君巨眼不推袁。  
爱才岂竟来黄祖 ,密诏曾闻讨阿瞞。  
十日君恩嗟异数 ,一朝缙骑遍长安。  
平戎三策何多事 ?抔土今还湿未干。

太后既尽除新党 ,力反新政 ,遂貌托镇静 ,安定了一年。这一年内所降谕旨 ,不是说母子一体 ,就是说母子一心 ,再加几句深仁厚泽的套语 ,抚慰百姓。百姓倒也受他笼络 ,没甚变动。不意到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中 ,竟立起大阿哥溥郅来 ,究竟是何理由 ,待至下回再说。

维新诸子之功过 ,已见上回总评。至若慈禧太后之所为 ,一经叙述 ,并未周内深文 ,而已觉强悍泼辣 ,仿佛吕武 ,非经绅商之电争 ,江督之抗议 ,各国使臣之反对 ,几何而不如吕后之私立少帝 ,武后之擅废中宗也。夫慈禧以英明称 ,初次垂帘 ,消平大难 ,世推为女中尧舜 ,胡为历年愈久 ,更事益多 ,反不顾物议 ,倒行逆施若此 ?意者其亦由新党之过于操切 ,激

之使然乎？密谋被发，全局推翻，幸则窜迹海邦，不幸则杀身燕市，自危不足，且危及主上，危及全国，操切之害，一至于此，吾不能为维新诸子讳矣！

## 第八十八回 立储君震惊匕鬯 信邪术扰乱京津

摇摇却说大阿哥溥儀，系道光帝曾孙，端郡王载漪的儿子，虽与光绪帝为犹子行，然按到支派的亲疏，论起继承的次序，溥儀不应嗣立。且光绪帝年方及壮，何能预料他没有生育，定要立这储君？就使为同治帝起见，替他立嗣，当时何不早行继立，独另择醇王子为帝呢？这等牵强依附的原因，无非为母子生嫌而起。慈禧后三次训政，恨不得将光绪帝立刻掙去，只因中外反对，不能径行，没奈何勉强含忍，蹉跎了一载光明。但心中未免随时念及，口中亦未免随时提起。端郡王载漪，本没有什么权势，因太后疏远汉员，信任懿亲，载漪便乘间幸进。他的福晋，系阿拉善王女儿，素善词令，其时入直宫中，侍奉太后，太后游览时，常亲为扶舆，格外讨好，遂得太后宠爱。溥儀年方十四，随母入宫，性情虽然粗暴，姿质恰是聪敏。见了太后，拜跪如礼，太后爱他伶俐，叫他时常进来，随意顽耍，因此溥儀亦渐渐得宠。载漪趁这机会，觊觎非分，一面嘱妻子日日进宫，曲意承欢，一面运动承恩公崇绮，及大学士徐桐，尚书启秀。崇绮自同治后崩后，久遭摈弃，闲居私第，启秀希望执政，徐桐思固权位，遂相与密议，定了一个废立的计策，想把溥儀代光绪帝。只因朝上大权，统在荣禄掌握，若非先为通意，与他联络，断断不能成事。当下推启秀为说客，往谒荣第，由荣禄迎入。寒暄甫毕，启秀请密商要事，荣禄即导入内厅，屏去侍从，便问何事待商？启秀便与附耳密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荣禄大惊，连忙摇首。启秀道：“康党密谋，何人先发？太后圣寿已高，一旦不测，当今仍出秉政，于公亦有不利。”荣禄

踌躇一会,随道:“这事总不能骤行。”启秀又道:“伊霍功勋,流传千古,公位高望重,言出必行,此时不为伊霍,尚待何时?”荣禄道:“这般大事,我却不能发难。”启秀道:“崇、徐二公,先去密疏,由公从旁力赞,何患不成?”荣禄还是摇首,半晌才道:“待吾细思!”启秀道:“崇、徐二公,也要前来谒候。”荣禄道:“诸公不要如此卤莽,倘或弄巧成拙,转速大祸。崇、徐二公,亦不必劳驾,容我斟酌妥当,自当密报。”启秀随即告别,回报崇、徐二人,崇、徐仍乘舆往见荣禄。到了荣第,门上出来挡驾,快快退回。又与启秀商议道:“荣中堂不肯见从,如何是好?”启秀道:“荣中堂非没有此心,只是不肯作俑,二公如已决计,不妨先行上疏,就使太后不允,也决不至见罪,何虑之有?”是夕,二人遂密具奏折,次晨入朝,当即呈递。

退朝后,太后览了密奏,即召诸王大臣入宫议事。太后道:“今上登基,国人颇有责言,说是次序不合,我因帝位已定,不便再易,但教他内尽孝思,外尽治道,我心已可安慰。不料他自幼迎立,以至归政,我白费了无数心血,他却毫不感恩,反对我种种不孝,甚至与南方奸人,同谋陷我,我故起意废立,另择新帝,这事拟到明年元旦举行。汝等今日,可议皇帝废后,应加以何等封号?曾记明朝景泰帝,当其兄复位后,降封为王,这事可照行否?”诸王大臣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独大学士徐桐,挺然奏道:“可封为昏德公。从前金封宋帝,曾用此号。”太后点头,随道:“新帝已择定端王长子。端王秉性忠诚,众所共知,此后可常来宫中,监视新帝读书。”端王闻了此语,比吃雪还要凉快,方欲磕头谢恩,忽有一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叩首谏道:“这事还求从缓!若要速行,恐怕南方骚动。太后明睿,所择新帝,定必贤良,但当待今上万岁后,方可举

行。”太后视之，乃是军机大臣大学士孙家鼐，陡然变色，向孙道：“这是我们一家人会议，兼召汉大臣，不过是全汉大臣体面，汝等且退！待我问明皇帝，再宣谕旨。”王大臣等遵旨而退。独端王怒目视孙，大有欲得甘心的形状，孙即匆匆趋出，于是端王等各回邸中。

是时荣禄尚在宫内，将所拟谕旨，恭呈御览。太后瞧毕，便问荣禄道：“废立的事情，究属可行不可行？”荣禄道：“太后要行便行，谁敢说是不可。但上罪不明，外国公使，恐硬来干涉，这是不可不慎！”太后道：“王大臣会议时，你何不早说？现在事将暴露，如何是好？”荣禄道：“这也无妨，今上春科已盛，尚无皇子，不如立端王子溥<sup>旬</sup>为大阿哥，继穆宗后，抚育宫中，徐承大统，此举才为有名，未知慈意若何？”太后沉吟良久，方道：“我言亦是。”遂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近支王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各部尚书，齐集仪銮殿。景阳钟响，太后临朝，光绪帝亦乘舆而至，至外门下舆，向太后拜叩。太后召帝入殿，帝复跪下，诸王公大臣等仍跪在外面。太后命帝起坐，并召王公大臣皆入，共约三十人，太后宣谕道：“皇帝嗣位时，曾颁懿旨，俟皇帝生有皇子，过继穆宗为嗣，现在皇帝多病，尚无元嗣，穆宗统系，不便虚悬，现拟立端王子溥<sup>旬</sup>为大阿哥，承继穆宗，免致虚位。”言至此，以目视光绪帝道：“你意以为是否？”光绪帝哪敢多说，只答“是是”两字。随命荣禄拟旨，拟定后，呈太后阅过，发落军机，次日颁发。太后即命退朝，翌晨即降旨道：

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

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庶政殷繁，时虞丛脞，惟念宗社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旰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宗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界。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继承穆宗毅皇帝，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旨下后，大阿哥入居青宫，仍辟弘德殿，命崇漪充师傅，徐桐充监管。大阿哥不喜读书，只有两只洋狗，是他所钟爱，入宫第二日，即带了进去，有识的人，已料他是不终局了。只大阿哥正位青宫，端王权力，从此益大。徐桐、刚毅、启秀等，极力赞助，遂闯出一场古今罕有的奇祸。看官！你道是什么祸祟？便是拳匪肇乱，联军入京，两宫出走，城下乞盟，订约十数款，偿金数百兆，弄得清室衰亡，中国贫弱，一点儿没有生气。说将起来，正是伤心！小子未曾下笔，身已气得发颤，泪已落了无数，若使贾太傅、陈同甫一班人物，犹在此时，不知要痛哭到怎样结果？愤激到甚么地步？

话休叙烦，待小子细细表明。拳匪起自山东，就是白莲教遗孽。本名梅花拳，练习拳棒，捏造符咒，自称有神人相助，枪

炮不能入。山东巡抚李秉衡，人颇清廉，性质顽固，闻得拳匪勾结，他却不去禁阻，反许聚众练习。秉衡奉调督川，继任的名叫毓贤，乃是一个满员，比秉衡还要昏谬，竟视拳匪为义民，格外优待。因此拳匪遂日盛一日，蔓延四境。当中东开战的时候，直隶、山东，异常恐慌，官商裹足，人民迁徙，未免有荡析流离的苦趣。到了马关约成，依然无恙，官商人民等，方渐渐安集。适天津府北乡，开挖支河，掘起一块残碑，字迹模糊，仔细辨认得二十字，略似歌诀，其文道：“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众人统莫名其妙。及拳匪起事，碑文方有效验。拳匪中有两种技艺，一种叫作金钟罩，一种叫作红灯照。金钟罩系是拳术，向来习拳的人，有这名号，说是能避刀兵。只红灯照的名目，未经耳闻，究竟红灯照是什么技术？原来红灯照中，统是妇女，幼女尤多。身着红衫裤，挽双丫髻，年长的或梳高髻，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红色折扇，先择静室习踏空术，数日术成，持扇自煽，说能渐起渐高，上躐天空，把灯掷下，便成烈焰。时人多信为实事，几乎众口一词，各称目睹，其实统是谣传。所造经咒，尤足令人一噱。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八字，乃是无上秘诀。八字念毕，猝然倒地，良久乃起，即索刀械，捏称齐天大圣等附体，跳跃而去。又有几个，说是杨香武、纪小唐、黄飞虎附身，怪诞绝伦，不值一辩。偏偏这巡抚毓贤，尊信得很。

毓贤本系端王门下走狗，趋炎附热，得放东抚，他即密禀端王，内称：“东省拳民，技术高妙，不但刀兵可避，抑且枪炮不入。这是皇天隐佑大阿哥，特生此辈奇材，扶助真主，望王爷立即招集，令他保卫宫禁，预备大阿哥即真”等语。端王接禀，喜欢的了不得，暗想太后不即废立，实是怕洋人干涉，若得